

《過重的担子》

麥之和是我給學生麥里筱（Chrystelle Maréchal）爸爸 Gérard Maréchal (1946-2014) 起的中文名字。大概 1992 年間，即麥里筱跟碩士學位後，我才認識他的。



之和廿三歲時結婚，比他夫人 Nicole（麥里歌）長兩歲，是個安居樂業，知足常樂，人緣很好的人，用“和”作為他中文名字是很貼切的。



在他心目中，天倫之樂是佔首位的。一家四口（兩個女兒，麥里筱是長女），其樂也融融，別無他求。雖然作小買賣，但收入還算穩定，兩個女兒都上學去，大的上了大學，一直念到博士學位，堪稱一個小康之家。

之和的童年不大寧靜。他出生時，母親已患上了肺病。為怕傳染，所以逼得要和之和隔離，由他姐姐餵牛奶。沒多久，他母親不治，那時他才四歲。他父親在諾曼底（Normandie）鄉下開了一家小

咖啡館。失了老伴，老父整天借酒消愁，咖啡館就由姐姐接管。年方十七，但很有個性。只有個性強的人，才能把持一家咖啡館，因為常常要應付那些醉酒鬼！她管之和管得很嚴，對他的影響也很大。因他小時念書，成績不好，這個姐姐就着他退學，到一家乾肉店當學徒去，學門手藝。他的性格，跟他姐姐的剛好相反，逆來順受，就聽從姐姐的安排！

這位姐姐的決定太武斷了。她沒給弟弟一個機會。據我的經驗，小時念書成績不理想，原因很多，但大多跟孩子的質素無關，而是老師們教的，引不起孩子的興趣。反觀，那些起步早的，常常考得頭幾名的孩子，進大學時，就不見得一定優秀，更遑論能保證在社會競爭中脫穎而出。當今中國的著名企業家馬雲，並不是個高材生，念書也不多。

聽說，之和小的時候，常常合著手（成人後還保留着作這個手勢），因此，他未來的岳母對他的母親說：“你的兒子，日後准是個牧師！”

如果他真的被她言中，我相信他會是個很稱職的牧師。

他的職業，還是給他姐姐圈定了，成了一個熟食廚師，在巴黎近郊的市集啓業。我最欣賞的是他的鴨肝醬，秘訣是烤的時候加一點雅文邑酒（Armagnac）。但他不常作，只作小量給客人嘗嘗而已。可惜他沒留下具體的作法，這巧手的鴨肝醬，已成了“絕香”了。

他走得太早了，才六十八歲，而且踏入六十後，健康已走下坡。

當今的法國社會，大體上可算得上公平，然而不多不少，還是“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。”一個很顯明的現象，是從事體力勞

動的工人，往往退休後沒多久就去世了，沒能像勞心的，能獲得較長時間享受退休福利。

當熟食廚師，其實很用力氣的。他個子小，年紀大了，把半邊生豬，從車房搬到廚房（地窖改建的），漸漸覺到體力應付不。因此，他夫婦兩人，決定改行賣糖果。可是為時太晚了。經年過度的體力勞動，已構成了他的僵直性脊椎炎。這個病的特徵是背痛，受影響的關節，逐漸僵硬化。他就是摔倒在這個病上！

他跟晉儀很合得來。他曾專程開車帶她去諾曼底老家一遊，介紹她認識他的姐姐。他還對一些鄉親笑說，晉儀是他的堂妹！晉儀得病後，他請我們到他家，換換環境，並小心翼翼地陪她散步。

他愛拍照，並很善於捕捉對象的表情。我前些時候貼在網址上的那張照片，就是他拍的。

他喜歡比利時漫畫家 Philippe Geluck 那很具諷刺性的“老爺貓”。他仿繪了好幾幅，送給朋友。他製作的小木玩具，維肖維妙。



之和為白而曼仿繪的“老爺貓”



做給外孫子的小卡車

之和的智力很不錯，比一般人高。舉個例子。有一天，在他家吃午飯。話題轉到我退休後，打算改行做什麼。我賣了個關子，先讓每人發問一次，然後猜測。結果是他猜中，說我想在塞恩河畔開個賣舊

書的攤檔。他的推理是，第一，我有的是書（不愁沒貨源）；第二，我喜歡跟人聊天，在那裡，人來人往，不愁沒對象。

當時我心裡想，要是他有機會念大學，他可能先他的女兒，受聘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呢！

他很欣賞好幾位法語幽默大師的諷刺笑料。這裡我翻譯 Coluche (1944 - 1986) 兩三個例子作為此則紀念文的結束語：

“小鳥和政客的差別，是小鳥會久不久停下來，不飛（偷）了。”（注：在法語“飛”和“偷”兩字的寫法和發音都一樣）。

“有些人像是很老實。可他們跟你握手後，為了你自己，你還是再數一數你的指頭。”

“精神科醫生很棒！我以前在床上撒尿，我感到很羞恥。我去看了一位精神科醫生，治好了。現在，我在床上撒尿，可我感到很驕傲。”



之和把喜愛的句子抄下來放在花園裡，例如這句：“幸福是一朵不應該摘下的花”（安德烈·莫洛亞 André Maurois, 1885- 1967）